

# 故乡的冬

航空工业西飞 王征征

已有好些时日没有回家了，上次和父亲通电话是农历十月初一，那时候正是父亲准备上坟给先祖烧棉衣的日子，由于我工作在外的原因，未能回家。

在城市待得时间长了也就忘记了季节，只是每日穿梭于忙碌的人群中。深秋拖着尾巴久久不肯离去，空气里的干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强烈，男人女人唇开始干裂，喝再多的水也不见效果。寒风如针一般刺在脸上，去上学的小孩子们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。

雪或者雨始终还是没有落下来，风却多了起来。撕扯着树上的枯叶。梧桐树的叶子将道路铺个严实，虽雾霭漫天，但这种美也是沁人心田的。我想唯有清洁工是厌恶这个季节的。待两旁的梧桐光秃秃地在寒风中摇曳枯枝时，才恍然时令已经到了冬日。

回家的车不紧不慢地摇着前行，疲惫地靠在座椅上，待车进入村庄时，窗外已被朦胧的夜色笼罩。村庄的夜晚总是来得早，忘不了儿时抱了苞谷秆早早回家烧炕的情景，尔后便是众人围着火炉熬着茶，聊着家长里短。婆总会为我和大姐准备醪糟鸡蛋，我们姐弟俩总是坐在炕上脚蹬着脚嬉闹，听婆讲文革时期的苦难日子。

父亲还是和儿时一样，在路边等着我，只是背有了少许的弯曲，他在路边跺着脚不断搓着双手并哈着气。在下车的人群中发现我时，慌忙向我走了过来，顺手接过我手里的背包。

“回来了，冷不冷？”

我摇着头紧了紧棉衣叫了声——爸。

父亲依旧骑着自行车，我坐在后边。但我并没有像儿时那样搂着父亲的腰，父亲吃力地蹬着车，隐约能听到粗粗的喘气声。我没有提出和父亲交换角色，那样他会觉得自己真老了。我知道父亲是个要强的人，我更明白这个不善言谈的男人只有用这种方法表达心中的爱。

车子慢且吱吱发出响声，我和父亲一路上都没有任何交流，但我知道父亲的脸上一定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此刻，只有父亲的后背才是最温暖的港湾。回家的时候，母亲正在擀面，面一定要硬，且擀的力度一定均匀，下刀快而均匀，大火猛烧，使水沸腾三至四次，极速捞起放于碗中，再配上红辣椒，浇上浆水菜，那美味真是冬季里的温暖享受。

次日早上，阳光从窗户照射进屋。那群慵懒的麻雀却是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他们是整个冬日的精灵，肚子吃得滚圆，幻想用声音把这沉寂许久的大地唤醒。只说冬日里粮食少，但他们却能找到一些谷粒和那些村民故意留在树顶的柿子。

起床的时候，母亲也熬好了红苕苞谷糝，配菜就是凉拌的胡萝卜丝，至今仍觉得那就是人间美味。犹记得儿时村里人靠着南墙晒着太阳，蹲了一排端着大瓷碗，苞谷糝就着咸菜、浆水菜，发出极大的吸吮声，那是多美好的时光。三爷说今年麦子的长势，又预测着明年的收成。跛子爷嘟囔着买的卷烟里又掺了假。一群孩子和猫狗追着打着……吃罢早饭，我便和父亲拿了农具去收拾地里的杂草，和修葺那些毁坏了的地畔，为来年的作物做着准备，过了冬至，土地就冻了，就无法再干活了。路旁的麦子抽出了新绿，将土地盖得严严实实。麦子真是一种坚韧的农作物，它们一定要经历一个冬天，来年才会有更好的收获。他们是冬日里唯一的绿，以自己柔弱的身躯向冬日宣战自己的坚强。

故乡的冬是最美的冬。虽蓝天白云不复存在，虽翱翔的苍鹰一去不复返，但当故乡那一缕炊烟升起时，心总是暖暖的。无论身处何地，故乡的冬依旧是美丽的。仅是那一捧黄土，仅是那一片新绿，也让人爱的深沉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
# 冬天里的黄金27℃

航空工业成飞 贵人凤

下班的时候天已全黑，顶着凛冽潮湿的寒风，骑着车往家赶。看着同样匆匆的路人，想起了那条公益广告——天冷了，就回家。不管是在城市里，还是乡镇，人们只要心中装着家的温暖，就会加快步伐。每行进一步，就离温暖更近一步。

回家收拾整理一会儿，总算进入了每天属于自己的放空时间，家里没有开空调的习惯，坐上一会儿寒意就又来了。人们常说：“寒从足起”，摸一摸脚，虽然穿着袜子，但确实冰凉。反正无事可做，不如泡脚吧。别的季节里我是个洗脚都觉得费事的懒人，到了冬天，我最喜欢泡脚了！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听我婆婆念叨过“富人吃补药，穷人泡脚”。冬季泡脚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，驱寒消炎，刺激脚底穴位，加快代谢，解乏助眠等许多功效。

记得小的时候冬天泡脚那是趣味十足！为了节约水，我总是和父亲一同泡脚。我们泡脚的地点选在房间门口的公用厨房里，因为那里接水方便，又可以瞥见房间里正在上演的电视剧。一个大大的搪瓷盆，半盆热水。父亲裤脚一挽，袜子一脱就踏进盆里，长舒一口气，舒服地闭上眼睛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却被水烫得尖叫，双脚往冰凉的地上踩几下作为缓解。父亲心疼我的脚，便叫我把脚踩在他的脚背上，很有耐心地慢慢撩水在我脚上，不一会儿我的脚就可以全部放进水里了，但我还是会装作了很大的决心，鼓起勇气的样子，将父亲逗得无奈地笑。真舒服呀，一边看电视一边泡脚，等到水都有

些凉了也舍不得拿出来。这时母亲就会面带怒气走过来问我们怎么还没泡好，我总是会立刻用脚在父亲脚上装模作样地搓来搓去，还要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，装作十分无辜地说：“你看，我在帮爸爸搓脚呢！”父亲似乎也觉得这样就能蒙混过关，学着我的动作，这一搓仿佛按中了我身体里某个开关，我不停地笑，搓脚变成了踩脚游戏，两人哗啦啦地踩来踩过去，地上瞬间一片汪洋大海，连棉毛裤都湿了一截！最后我们总是在母亲环绕的怒声中冲到床上去裹紧双脚，只留她一人收拾。当时觉得母亲真啰嗦，什么都要管，我要吃肉类，只跟父亲泡脚，才不跟母亲一起洗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是多么温馨，整个小屋子透出来的都是最舒服的黄金27℃。

随着科技的发达，记不得具体什么时候，母亲买了一个电动洗脚盆。第一次用的时候可兴奋了，我像举行一个仪式一样，小心翼翼地将脚慢慢放进去，然后一个一个尝试它的功能——温度调节、臭氧杀菌、气泡按摩，甚至还有音乐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直到今天，母亲偶尔还会准备好一盆水催促我去泡个脚，水温可以一直持续在40摄氏度，可我却再没有与爸爸一起泡脚了。前几日在外出差的父亲特意打电话回来说说北方冬天挺冷的，工作有些辛苦，但这几日晚上开始泡脚了，舒服了许多。

人长大了，每每回忆起以前的点滴，都觉得十分美好。时间的年轮没有冬眠，依旧飞快行进，冬天虽然寒冷，但当我回想起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也能让人顿生温暖。

# 聆听冬的故事……

# 生命中的每一天

航空工业成都所 杨柳

冬日的周六中午，凛冽的寒风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推动着街头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快步向前。

掀开少年宫对面滇味过桥米线小店的门帘，一股暖流扑面而来。氤氲的空气里，食物的香味争先恐后地挤进鼻孔，热闹的交谈声立即充斥了双耳。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砂锅和摆放得如一朵花儿似的菜品，麻利地穿梭在络绎不绝的食客间。父母带着孩子来少年宫上兴趣班，中午就近解决午餐，这里是首选。一份物美价廉、快捷热络的传统米线点击率颇高。这一餐饭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不过是匆匆填饱肚子的对付。

一位花白头发、胳膊上搭着毛呢大衣、穿着考究驼背的老先生在我儿子对面缓缓坐下。不一会儿，服务员端上一大盘各色配菜，铺满了大半张餐桌。我好奇地等待着他的老伴到来，想象着会是怎样优雅的一个老太太。然而他却径直伸手示意请服务员依次把配菜倒进滚烫的汤碗里。原来就是他一个人，要了一份鲜有人点的豪华套餐。任身旁人声鼎沸、人来人往，他旁若无人，

航空工业宝成 王红霞

两天前寒风袭人的冬夜，从厂里加班回家的路上，我接到你从学校打来的电话：“妈妈，这个周六学校要在汉城湖为我们举办成人礼，邀请爸爸妈妈到时候来西安参加哦！”你的兴奋和欢快顺着电波传递而来，顿时让行走在严寒中的我满心温暖。

“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！”这个讯息，仿佛是一个刚刚发生的大事，强烈地触动了我。两天来，你成长的点点滴滴，反复在我的脑海里蒙太奇般回放。我一直忘不了在你四岁那年，我无意间听到，你向幼儿园小朋友描述关于自己出生情景：“我正在妈妈肚子里睡大觉，突然听到外面在放鞭炮，还闻到奶奶爷爷煮的肉可香了，于是我使劲地敲着妈妈肚子说‘我要出来，我要吃肉肉’，妈妈就到医院往床上一躺，医生在妈妈肚子切了小小口子，我嗖地一下就跑出来啦！”你出生第九天，全家人隆重地来医院迎接你第一次回家，你头上顶了一条喜气洋洋的红围巾……这些情景都还恍若昨天，怎么转眼间你就已经长大成人了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孩子，你长得如此之快，以至于我常常觉得，那种把你抱在怀里，或者拉着你的小手漫步夕阳的幸福，我还没有享受够。岁月如刀，我似芦苇，但唯有跟你站在一起，我才会觉得岁月待我何其宽宏：你已长大，而我还

仿佛置身世外桃源，好像有一层无形的罩子把他与世隔绝，不紧不慢、专心致志地品尝着这一餐美味。他的怡然自得与周遭喧嚣匆忙的人们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时间仿佛因美味的诱惑，在他这里慢下了脚步，静静地随着他一起徐徐捞起一根根米线，慢慢咀嚼、细细品尝这一顿饕餮盛宴。而那些速战速决、来去匆匆的旁人，则成了光影晃动的背景。

不由得想起了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。有一段时间，父母都常驻外地，她一个人在家，每天下午放学后坚持做一荤一素一汤，正式甚至稍隆重地吃一餐晚饭。当时同学们都很好奇：“一个人凑合一下，下点面条或在外随便吃点什么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那么复杂的一顿饭呢？”她的回答我至今清晰地记得：“就算是一个人吃饭，也要正式地好好做——要对自己好一点。”

爷爷活到95岁，晚年非常注意保养。饮食上特别小心，他眼睛不好，平时就有意多吃胡萝卜；下楼梯不方便，没事儿就在家走走，做一些简单的保健操。吃饭、穿衣甚至洗澡等日常的饮食起居，他都能够自理。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天中午，他吃下

# 你是我的暖

不老，如此真好！

你小时候，咱们家里经济并不宽裕，给你穿的、用的，没有一样是高档的东西，看到现在小弟弟小妹妹优越的生活，妈妈也常常会觉得对你有些亏欠。唯一让我们欣慰的，你是一个从小就缺爱的孩子。沐浴在爱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你，可爱阳光、善良感恩、勤奋刻苦。还记得吗？初二那年，学校在母亲节时策划了一个亲子问卷调查。当我看到你在那张关于母亲的答卷卡上，准确无误地填写着我的生日、喜欢吃的零食，尤其当我看到你“妈妈最伤心的事”一栏里写着“姥姥离世”、“妈妈最开心的事”一栏写着“一家人高高兴兴在一起”时，忍不住热泪夺眶。感谢上苍将如此善解人意的你赐予我做儿子！此生因为有你，不仅让我懂得了爱的牵挂与责任，奉献的欢快与由衷，更让我学会了穿越阴霾去感知冬的温暖。

儿子，再有六个月，你就要迎来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——高考。唯愿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不论你就读于哪个学府，只要自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：这已经是我全力以赴的结果，就足矣。每天清早看着小区里的家长们，急急忙忙地开着车去送孩子上学，而想起独在异乡求学的你，虽然目前你的成绩排名与自己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，但爸妈对你真的已经相当满意而且满怀感恩。作为高三的家长，我们能为你做到的实在太少。

一碗南瓜饭后在午睡中安然离去。

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其实有时候善待自己，实际上就是善待家人。试想那个中学同学当时如若不好好照顾自己，出现任何不好的状况，远在千里之外日夜牵挂的父母怎么可以安心工作？爷爷日复一日恒守规律地起居和锻炼，使得在如此高龄之际生活也能完全自理，让我们可以毫不分心地学习工作，无形中也是对长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。

“生命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，如果你真的过好了每一天，明天就会不错。”确实，认真地过好每一天，无论是一日三餐，还是学习工作，若守规律地起居和锻炼，它也会对你温柔以待。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流年里点点滴滴，在寒风肆虐的冬天，即使独自一人，也欣然地点一份滚烫、繁复、精致的豪华套餐米线，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爱，是对宝贵生命的尊重。

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在寒冬中咬牙坚持，在酷暑里挥洒热汗；面对困难冷静如常，遭遇惊喜淡定如初。聚沙成塔、集腋成裘，每一个看似平淡的日子之后，水到渠成、自然天成的一生，是单单“幸福”两个字不足以概括的。

妈妈之所以鼓励你在身体吃得消的情况下，去为自己的前途拼上个无怨无悔，只是希望你将来有更多选择自己生活的机会，而不致为了找个糊口的工作委屈了自己。人生路上，远远不止高考一次挑战，每一处绚丽绽放都是长久蓄积的能量爆发。

人生中重要的节点，总是需要一些仪式的，这些仪式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幸福、责任、专注和热情。人意味着责任与担当，意味着从今往后，从一个小男孩成为一个大男人。你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、有了保家卫国的义务。身为天地男儿的家国责任，行走在人世间的为人处世之道，都是你要修好的人生必修课……作为妈妈，我还要告诉你的是，虽然你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经风雨创世界，但人活于世，其所作为很多时候是因为爱与责任。你是冬日里降临到这个世界的精灵，我不奢求你将来一定要闯达显赫，但希望你努力成为能够带给他人温暖的人。

按照议程安排，成人礼仪仪式上，孩子们会一拜师长、二拜父母、三拜黄帝。此刻，我的思绪已情不自禁飞向汉城湖旁，不论那天是雪花飞舞抑或冬阳轻抚，当我身着汉服、顶天立地的儿子，庄严地在天地间向我行礼时，感性如我者，将会以怎样的内心沸腾，让爱撼动这个冬天。

# 风雪夜黎明情

中国航发黎明 贾金莉

中午时分，白蒙蒙的天幕突然下起了雪，是那种又大又薄的雪花，稀稀疏疏的，玉蝶般一片片自天空翩然而下，很美很诗意。那是1986年12月初的一场雪，也是我第一次见识真正意义上的沈阳的大雪。

那时，上班才几个月的我作为一名《黎明》报的见习记者在印刷厂实习，负责报纸的校对。那天赶上出大样，下午很忙，负责给我改版的是个小伙儿，将东北二人转里那些调侃刁难全用在我身上，使我活干得又累又憋气。傍晚时分，天变成了铅灰色。我发现此时的雪已改变了中午温婉美丽的形貌，变得异常凶猛，雪片变小了，却下得又疾又密，浓浓的雪被凛冽的北风吹卷成了厚重的雪团。

加班到晚上七点多，我骑着自行车碾压着厚厚的积雪往厂外走。没出小北门，车就蹬不动了，我只好下来推着走。此时的自行车已经从代步工具变成了行走的负累。年轻的胃肠对饥饿格外敏感，此时我腹中已咕咕作响，想来单身食堂此时已人去楼空了。我推着车来到位于培训中心北侧的五七食堂，花两角五分钱二两粮票吃了一碗肉丝面。肉丝面的热气也没能让我暖和过来多少。吃完刚一走出门，我感觉自己又被无边的寒冷吞没了。我取出钥匙，却怎么也打不开车锁了。扭，不开；再扭，还是不开。我掏出手绢，将车锁上的雪花擦净，使劲扭，还是不开。不知努力了多久，我感觉手已被冻得完全僵硬了，口罩边呼出的热气在刘海儿上冻成冰凌，刮得脸生疼。看着漆黑的夜空和无穷无尽的雪，我绝望地一下子把自行车推倒，坐在地上大哭起来，周身的寒冷，雪夜的无助，在印刷厂里受的窝囊气，初是黎明几个月来的孤独，都化作哭声和滚滚而下的泪水。

“咋的了？”不一会儿工夫，我的身边就围上来四五个人。一个大姨把我从地上拽起来，当得知我是黎明公司的职工时，她说：“我是41车间的，姓王，有啥事跟我说，都是黎明人。”听我哭着说完情况，一个刚从黎明职工学校上完课的小伙子，帮我扶起自行车说：“我是黎明50车间的，用不用送你回家？”一位大叔模样的男同志，从蓝色大袄棉的口袋里取出烟和火柴，熟练地拆开烟盒卷成纸卷，用火柴点燃，烘烤着我自行车的车锁，一会儿工夫，车锁“咔”地一声打开了。他的老伴将自己红黑小格子的棉布兜给我戴上——里面热乎乎的，她自己将手揣到棉大口袋里。

大叔帮我推着自行车，两口子一起送我回单身宿舍的“家”。交谈中得知，大叔姓尹，是黎明厂29车间的。他们刚从父母家吃完晚饭回家，路上遇到了我。尹师傅说：“你一个人离家那么远，不容易啊！咱都是黎明职工，以后有啥事儿就说。”在单身宿舍门口，他老伴将两个混合面的酸菜馅大包子塞给我，让我放在暖气上明天早上当早饭——这是老人让他们带回家吃的。看着我走进了单身宿舍的大门，他们才离去。

我想，这也许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冷的雪夜了。从那以后，再大的雪、再黑的夜也没有使我绝望过。因为那一夜，几位素不相识的绝顶质朴的爱，将我年轻而孤独的心，深深地暖透了。